

# HANK

THE COWDOG®

# 警犬

## 汉克历险记

〔美〕 约翰 R. 埃里克森



# 警犬汉克历险记【2】

吸血猫



作 者:【美】约翰 R. 埃里克森

插图作者:【美】杰拉尔德 L. 福尔摩斯

本册译者:高永

现代教育出版社

#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 - 2007 - 2385

HANK THE COWDOG

Copyright © John R. Erickson, 1986-2006

Illustration copyright © Gerald L. Holmes, 1986-2006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Maverick Books

through CA-LINK International Co.

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©

2007 MODERN EDUCATION PRESS (MEP)

All rights reserved.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警犬汉克历险记·第2辑 / (美) 埃里克森著；

高永, 孙慧娟等译. —北京: 现代教育出版社, 2007.5

ISBN 978-7-80196-339-0

I. 警… II. ①约… ②高… ③孙… III. 儿童文学—故事—美国—现代 IV. I712.8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7)第060231号

责任编辑: 李静 于露 刘小华 樊庆红

美术编辑: 周方亚

现代教育出版社出版

(100011 北京市朝阳区安华里504号E座)

三河市科达彩色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

字数 809千字 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36

2007年5月第1版 2007年5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-6000

总定价 81.60 元(第2辑 共12册)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联系电话: 010-64251036

# 出版者的话

## 汉克属于全球

《警犬汉克历险记》在上个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，由世界顶尖级出版商——美国企鹅公司出版以来，20 年热销不衰。

它不仅被《今日美国》评为“家庭娱乐之首选”，被《世界》杂志誉为“我们生活的伴侣，给我们精神滋养的源泉”，同时还被 20 多个国家购买版权，成为孩子们的深爱和期待。

汉克，究竟以怎样的魅力吸引着我们的孩子？是孩子们渴望历险的梦想？还是故事的惊悚、搞笑？还是汉克的勇敢与多情？让我们来看看吧。

## 汉克的酷哥形象

汉克，作为一名帅气十足的 Cowdog，他善良、勇敢、机智、多情，同时又自信、自夸、自大：他蒙冤后混到郊狼群中，自称卧底；在患上“斗鸡眼”，自己的牧场治安长官的位子岌岌可危的情况下，只身冒险去找月光夫人猫头鹰，历经了种种磨难；因为妹妹给自己吃了“肥皂狗粮”，满嘴吐泡泡而被当作患有狂犬病而被收容；与拳师犬的斗智斗勇，不惜嫁祸于人；他一厢情愿地喜欢邻居家的小母狗比欧拉，为了讨好人家不惜用起了“腐肉香水”……

你看，他谁都瞧不上：“他们叫他柏拉图。除了因为他的眼睛一半时间看起来像圆圆的盘子，但也不过是个空盘子罢了。他甚至不知道母猪和母牛有什么区别。”这是他对情敌的看法；

你看，他多能吹牛：“如果我离开牧场，我真担心萨利·梅会为我哭泣”“我担心明天的太阳会不会升起来”，这可是典型的自夸哦；

你看，他每一次的侦破，总是要将自己的小伙伴卓沃尔搞糊涂，并且故弄玄虚地教育他一番。

但不管怎样，在遇到危险的时候他总能挺身而出：是他，救出了陷入流沙中的主人鲁普尔；是他，在响尾蛇的威胁中救出了小阿尔弗雷德。也不管怎样，我们总是喜欢他所作的一切……

## 汉克历险的启示

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曾影响了几代人，至今不衰。《警犬汉克历险记》给予我们的则是历险经历中的人性与友爱。《初次历险——卧底郊狼群》《再次历险——患病斗鸡眼》《万圣节幽灵案》《迷失在黑森林》《与猴子的交易》《镜子里的幽灵》《大黄蜂施毒案》种种历险，幽默、诙谐、搞笑，无不让人兴趣盎然，爱不释手。

生活本该如此，我们爱生活，更爱孩子。

## **这是一只怪异的猫……**

她的眼睛越睁越大，你知道猫眼睛中央有一块黑的地方吗？他们都那样——两个发光的绿褐色光圈，中间却是黑的。

她摇摇摆摆地站起来，然后她的背部还在上升，猫在发疯时才会拱起背部。然后，她张开嘴，亮出锋利的小牙齿，发出怪诞的声音。

*To Clayton Umbach, Director of Gulf  
Publishing Company's Book Division, who  
has been Hank's friend since the early  
days.*

这本书献给戈尔夫出版公司图书分部的编辑克莱顿·阿姆巴赤，汉克历险记从一问世他就是汉克的朋友。



## 目 录

第一章	结冰的水,没有咖啡 .....	1
第二章	鲁普尔融化水管 .....	6
第三章	最不可思议的猫 .....	13
第四章	小猫中圈套 .....	19
第五章	猫的人生教训 .....	26
第六章	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.....	33
第七章	上帝啊,我被抛弃了! .....	39
第八章	那只猫坚持做我的盟友 .....	47
第九章	线索:名叫莱瑞 .....	54
第十章	真不敢相信,我帮了一只猫 .....	61
第十一章	吸血鬼猫出现了 .....	69
第十二章	我变成了吸血鬼! (不是真的) .....	77



## 结冰的水，没有咖啡

我——看猪犬哈瑞——又来了。还不算是正式的。我本想吓你一跳，看看你是不是已经完全清醒，并且准备好要听这个激动人心的故事了。这次要讲的是我怎么从比科特峡谷谷底逃脱的故事。

这次你最好做好充分准备。想想看，我被困住并被抛弃在了霍吉斯镇，我不得不自己找到回家的路。你想象一下暴风雪，我只能在可怕的暴风雪中找到回家的路。

万一你晚上迷了路而且被抛弃在比科特峡谷。告诉你，那儿是个可怕的地方，特别是在太阳落山以后，郊狼多如狗毛。你最好准备好听一个双倍恐怖的故事，也许你根本不敢读这个故事，除非你已经足够坚强。

哦，我提过猫了吗？好像还没有。这只猫叫小猫玛丽·德，她被流放到霍吉斯镇好几年了，自己一个人待在那儿，伙计们，你们想想，她是不是有点古怪？

她太古怪了，变成了一个吸血鬼。

不是开玩笑。

我告诉过你这是个恐怖故事。

哦，我好像是在做节目预报。现在最好回头重新开始。

我讲到哪儿了？

哦，对了。我——警犬汉克——又来了。那是二月中旬的一天，你可能也知道，在这个月份，德克萨斯州的潘汉德尔区经常下雪。我那天早上醒来，在斯林姆的小屋里朝窗外望望，我看到：

鹅毛般的雪花从天空中飘然落下。

我和卓沃尔昨晚是在斯林姆的小屋里过的夜，因为……哦，显而易见。斯林姆是个软心肠的牛仔，他很同情可怜的牧场狗。他见我们在这种天气里还得在外面睡觉，所以就把我们请进他的小屋里过夜了。

斯林姆让我们睡在炉火熊熊的壁炉旁，看见了吗？尽管我原则上反对……

这会让狗萎靡松懈下来。这种奢华舒适的生活只适合那些城镇上的狗，那些狮子狗以及那种小巧玲珑的狗，对于警犬而言，我们需要的是坚强。但是，睡在屋子里，躺在暖洋洋的火炉旁边……

哦，真是太舒服了！说句实话，偶尔一个家伙也不得不承认他的原则是指……我主要是指卓沃尔。他就是那种小巧的，长着秃尾巴，短毛的狗，寒冷的天气里，他整夜哀鸣，呻吟，发抖。谁听到这种噪音都会烦得睡不着觉的。

所以，为了细致入微地关怀卓沃尔的健康等等，我同意下榻斯林姆的小屋，睡在炉火熊熊的壁炉旁边。不过，我会让呻吟先生知道我们绝对不能养成这个坏习惯。

实际上，一旦忘记了奢侈的生活会毁掉斗志的想法，就会觉得待在斯林姆的小屋里其实很有意思。睡觉前总能逮住一两只老鼠，有时候，如果夜晚非常冷，斯林姆还会让我们和

他一起睡在床上。

唯一的不好就是，斯林姆睡觉的时候老打呼噜，他还有拽被子和甩胳膊的坏习惯。哦，对了，我还在他床上逮住过跳蚤。

不管怎么说，那天，我们一直睡到天亮才起，这要比平时稍晚了一会儿，因为天空十分阴沉昏暗。我听见斯林姆从床上爬起来，走到客厅里。

早晨，他通常很滑稽：睡眼惺忪，头发乱作一团，胡子上挂着小绒球，跌跌撞撞地走到昏暗的客厅里找咖啡壶，并且经常会撞到墙上。

斯林姆一步三晃地走进厨房，找到炉子，拿出一盒火柴，划着一根用它点着炉子，然后找到咖啡，打开水龙头，接着……没动静了。我竖起耳朵，转转眼珠，等着。

好一会儿静悄悄的，接着是一声深深的绝望的叹息。然后，我听到，“哦，老天。我想今天的水管又冻住了。我敢肯定你没有理由对一个可怜牛仔这么做。”

“该死的水管！我早就知道该把那些管子包起来。我早知道这几天会降温，还真就碰上了，毫无疑问，我真就碰上了。”

斯林姆摇摇晃晃地走到我们躺着的房间里。他看起来仍旧迷迷糊糊，可怜兮兮的。我是说，这个人不得不面对外面寒冷严酷的世界，却连杯咖啡都喝不上。尽管我自己并不喝咖啡，但我知道这对牛仔们很重要。

他打着哈欠，理一下眼前凌乱的头发，慢吞吞地走到壁炉前。这是他今天第一次向我打招呼：“滚开，杂种狗，不然我用你来生炉子。”

不是说“早上好，汉克”，或者“嗨，小狗”，也不是说“谢谢你昨晚保卫了这个房子，汉克。”哦，都不是，只是“滚开，杂种

狗，不然我用你来生炉子”。

而我，作为一只聪明的狗，我不想被扔到炉子里点火，就挪开了——只是不想在他打开壁炉门时，燎着我的头。

他打开壁炉，看看里面。“啊。还有几块树皮木炭没灭。很好。”他走到柴火箱子里，拿出一些树皮、树枝和引火物，把这些东西扔到火炉里。吹吹木炭，然后……

很奇怪。他猛地缩回头，跳起来，开始……这非常奇怪……开始擦自己的脸！咦？他为什么……

好了，我明白了。斯林姆昨晚在壁炉里放了几块大块的弓木树皮。弓木，是农场上最为坚硬的木头，是最好的能整夜燃烧的木头，因为最硬的木头燃烧的时间最长。

但是，弓木有个问题，就是这种木头容易爆裂，迸出火花。斯林姆弯腰伸手吹灰烬时完全没有想到这个。柴火爆裂起来，几个火星迸到了他的胡子里。这就是他擦自己的脸的原因。

把火星弄出来，明白了吧？

哦，斯林姆点着了引火柴，加进几根棉白杨树枝和几块中等大小的朴树木块。他关上壁炉的门，打开通风孔和风门，往窗外看了看。这时，他看见了雪。

“感谢上帝。我的确需要一些雪，因为水管冻住了，而我不得不从大门出去。”他挠了一会儿胡子。“我想我得穿上拖鞋，还必须得走到卧室里去。真麻烦。”

他打着哈欠，走到门口，走出门廊。他回来时比出去时要快得多。他跑到壁炉前，跺着脚，站在那儿，哆嗦着，暖着手。然后，看到了我。

“你也得出去，笨蛋警犬。我今天早晨不想受到惊吓。”

哦,呃,我真的并不在乎走到冰天雪地里,如果可以……  
“出去!快点。你们俩,秃尾巴。”

我们就这样被赶出了房子。仅仅是走到冰天雪地里,就已经糟糕透了,但更糟的是,我还得听着卓沃尔的抱怨和呻吟。他离开门廊,随手锁上门,然后站在那儿,叫着,抱怨着。

我就不那样。我迅速查看了周围,检查了地面,闻了闻几棵树。然后,是的,外面非常冷,冷得厉害。所以,我就赶快回到房子前面,站在窗户外面。在这儿,斯林姆肯定能看见我。

在那儿,我开始表演所谓的“我们正在外面挨冻”。这种表演包括发抖、可怜的眼神、缓慢的摇摆和苦苦的哀求。这是一流的表演,每次都有效。

我是说,我站在那儿,站在南极地冰冷的荒地里,而他在屋里,在温暖舒适的壁炉前穿上红色的内衣。我能看见他在里面,他也能看见我在外面。我知道他看见了,因为他冲我挥了挥手,我看不见他嘴唇动了动,像在说“嗨,小狗。”然后,他笑了。

他以为很有趣。嗨,小狗!他以为他是谁?他会有什么感觉,要是……哦,算了。

苦苦的哀求没起作用。我们还站在雪地里结冰的苔藓上,发着抖,直到他穿上所有的衣服,走出屋子。

斯林姆穿着厚鞋子,羊毛线的外套,戴着有护耳套的羊毛帽子。他发动了小货车,我们已经准备好去牧场大本营,开始一天的工作了。

今天会是怎样的一天呢?



## 鲁普尔融化水管

哦，最后，斯林姆好心地让我们和他一起坐在驾驶室里，就算他让我们坐在后斗里我也不会惊讶。

他有自己的怪逻辑，你看，大雪让狗浑身都湿了，而湿了的狗浑身发臭。我自己亲身验证过这个逻辑，我敢说这种逻辑完全行不通。要是你问我，我会说湿乎乎的牛仔也有臭味，但是从来没人问过我的意见。

他让我们坐在前面，穿过冰雪覆盖的道路驶向牧场大本营。沿着这条路，我们穿过了几个牛群。他们的后背盖着一层雪，拱起背，背向北风。他们呼吸急促，每次一呼吸，都会向空气中呼出一股白雾。

是啊，这是个寒冷、糟糕的一天，根据天气预报，斯林姆打开收音机，天气会变得更冷更糟糕。

听天气预报时，他紧抿着嘴，摇摇头。“我不得不面对这糟糕的天气，却连杯咖啡也喝不到。”

我们开到器械棚前，在水管旁边停下。鲁普尔正等着，拿着喷火器干着什么，不过他对正干的事儿好像不太乐意，眉头紧蹙。

斯林姆看了他一会儿。“水管冻住了？”

鲁普尔抬起头来。“是啊，你有什么好主意吗？”

“没有，你要是趁暖和的时候，早点儿套上管子，冷的时候就不会冻住了。”

“不是开玩笑吧？谢谢。”他接着用喷火器加热管子。

“每年都这样，鲁普尔。一个好的牧场管理者应该早有准备。你该注意到，我的管子不会上冻。因为我兢兢业业。”

什么？我瞪着斯林姆，在座位上摇着尾巴。除非我听错了，他刚才撒了个弥天大谎。就在今天早上，他的水管也冻住了。

斯林姆看了我一眼。“嘘。他不知道的事情帮不了他。”又回头对鲁普尔说：“你知道，鲁普尔，有次我用喷火器解冻管子，结果在管子上烧出一个洞来。伙计，那会弄得一团糟的。”

鲁普尔关上喷火器，走过来说：“你想干吗？”

“一点都不想。”

“很好，我自己干，你可以看着或者去干点有用的事儿，但是别坐在暖和的货车里给我提建议。”

“哦，不用生气。我正打算帮帮你。”

“谢谢。如果真的需要你的建议，我会给你打电话。我们都有电话，你知道。”

“我知道你该怎么办，鲁普尔：猛地关上，总是急匆匆的。那样解冻管子不对。”

鲁普尔接着拿起喷火器，摇摇头，自言自语。“一点都不奇怪你为什么到现在还是个单身汉。没有哪个女人会在早晨跟你在一起。”

“哦，你自己也不是什么甜点心，要是你想知道实话，我常常很奇怪萨利·梅这些年都是怎么跟你过来的。”

鲁普尔又点着喷火器，调了调火焰。“她是个非常幸运的

女人，她知道这一点。”

“火太大了，鲁普尔。”

“闭嘴，斯林姆。闭上两分钟的嘴，我就能把这管子解冻了，然后，我会给你找点事儿做。”

哦，天哪，他把水管烧透了。

斯林姆摇摇头。“我告诉过你的。”

鲁普尔关上喷火器，扔到雪上，冲着车窗怒吼。“给我找



把锋利的锯来，一句话也别说。这管子本来就快坏了。”

斯林姆下了车。“那当然。你怎么修好它？用泡泡糖？”

鲁普尔忙着关上主水管的阀门。“从工作台那儿给我拿压力结合器来。要是这不太麻烦，你能不能快点儿？”

他们花了一个小时修好管子，不得不用钢锯把坏掉的部分锯掉。锯子不是很锋利。我早就知道。这个牧场里从来就没有过锋利的钢锯。我猜他们专门从一个特殊的商店里买把钝锯。

一旦他们把管子切断，剩下的工作就很容易了。他们松开压力结合器的两头，又把它们拧紧，然后压住管子，堵住漏水的地方，叫萨利·梅来打开水龙头。

她照做了。流水了。他们修好了管子，斯林姆和鲁普尔难得还没伤着自己。萨利·梅甚至还给“英雄们”——她这么称呼他们——拿出两杯咖啡。

我等着看看斯林姆会不会承认，这是他今天早晨的第一杯咖啡，然后解释为什么。但是他没这么做。

哦，这两个家伙收拾好工具，站在器械棚门口，喝着咖啡，看着纷纷扬扬的大雪。

“对了，你觉得天气会怎么样？”鲁普尔问道。

“广播上说今天下午和晚上会下得更大。我们肯定得整天喂饲料和除冰。”

“我想我们最好分头行动。我会开上平板车，带着萨利·梅，让她给我开车，我们去北面的牧场喂干草。你开那辆旧货车到霍吉斯镇喂牲口。你最好用那辆军用货车，因为路况肯定很糟糕。”

斯林姆点点头。“要是那辆车发动不起来怎么办？”